

展痕

## 刺桐花开

| 阳羨法公 文 |

正月里，泉州的刺桐花开了。在泉州的省广播电视传输发射中心的大院里，还没长出树叶的刺桐树枝上，盛开着一簇一簇的刺桐花，如同一把把小火炬，红火绚丽。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园子里，刺桐树花开正盛，绿色的叶芽刚冒头，远远望去，就像是树上挂着一串串的小鞭炮，十分喜庆。

刺桐原产于印度和大洋洲，是从海上丝绸之路引入泉州的。泉州因刺桐花盛又称刺桐城，驰名海内外。现在，刺桐花是泉州的市花，寓意红红火火，繁荣昌盛。我们都是第一次见到刺桐花，大家还真有点小兴奋。

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起点，世界文化遗产城市，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。春节期间，我们慕名探访。在1700多年岁月的涵养里，前人留存下来的心血与智慧，沉淀成泉州这座城市文化底色。泉州深厚的历史文化，如同火红的刺桐花，浓郁绚丽，具有很强的冲击力、感染力。在刺桐城，我们的心灵也因此受到了一次次震颤、涤荡和滋养，这是出发前没有想到的。

走在步行西街上，一幅挂在茶馆门口白色的布幌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布幌上写着两行大字：此地古称佛国，满街都是圣人。什么意思？是广告词吗？我不解，但好奇，心想这一定是有出处的。果不其然，在开元寺大殿前的柱子上，见到了同样内容的木刻对联，细瞧，原来是南宋理学家

朱熹撰联、弘一法师书写。当地朋友告诉我们，当年朱熹来泉州，见此地寺庙众多，民风虔诚，人文昌盛，即写下了此联，表达了赞誉之情。后来，弘一法师到开元寺，重书了此联。此联从宋代流传至今，可谓妇孺皆知，如此文化氛围，泉州人怎能不见贤思齐呢。就连我们这些外地游客，来到“满街都是圣人”的地方，精神也会为之一振，默默规范好自己的行为举止。

博物馆是一座城市的灵魂，装满过去，驶向未来。在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，我见到了时年九十岁的老华侨沈慕羽先生写的一副对联：“心作良田耕不尽，善为至宝用无穷。”字迹工整，苍劲有力。对展品如数家珍的馆长告诉我们，这幅书法作品是从海外老华侨家中征集到的，所书对联是句格言，作者是晚清福建教育家史襄哉。此格言代表了泉州的家风文化，在泉州流传很广。泉侨们心作良田种善念，虽与故土远隔千山万水，但无论走得有多远，心中时刻不忘故国家园。泉侨的善念代代传承，走进新世纪，海外侨亲支持参与“一带一路”建设，奉献一分光与热。华侨历史博物馆展出的“泉州人在南洋”“泉籍华侨奉献史”，以翔实的史料，充分展示了泉侨的风采和善行。

“闻得乡人说刺桐，叶先花发始年丰。我今到此忧民切，只爱青青不爱红。”这是北宋宰相丁谓的《刺桐》诗。历代文人骚客写刺桐的诗很多，以抒情赞美为主。

丁谓的诗则写出了忧民之心，这恐怕也是将此诗收展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原因吧。其实大部分的刺桐都是先开花后长叶，少部分的才花叶同发。花先开还是叶先发，这并不重要，难得的是宰相诗人的忧民之心。绚丽的红花固然美丽，那青青的绿叶才是民生啊。

泉州有两处令人震撼的古建筑。一处是中国现存最高也是最大的开元寺东西双塔。已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东西双塔，历经风雨侵袭，地震摇撼，仍屹然挺立，成为泉州的地标。另一处是洛阳桥，是我国现存年代最早的跨海梁式大石桥，始建于北宋年间。这两处古建筑是泉州人的骄傲。泉州朋友经常会很认真地说：我们泉州人“站如东西塔，卧像洛阳桥”。意思是做人就像东西双塔、洛阳桥那样堂堂正正、不屈不挠！这是泉州人的精神写照，那种坚强、有毅力，不怕苦敢于拼搏的泉州精神。这种精神一直在激励着泉州人。这也是泉州人特有的志气文化，满满的正能量。这句话，我每听说一次就受到一次震撼，引起我的共鸣，似乎自己也是泉州人了。

“南国清和烟雨辰，刺桐夹道花开新”。泉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，世界文化遗产城市，犹如一部历史巨著，博大精深。短短几天的探访，只能算是粗读了几个章节，只有细读精读，才能读懂读通。

刺桐花，我还想再来看你。  
刺桐城，我还会再来读你。

语词笔记

## 百山祖记

| 张敏华 文 |

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百山祖，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百山祖镇境内，海拔1856.7米，为浙江省第二高峰。区内的百山祖冷杉，是世界上最受严重威胁的12个濒危物种之一，有“植物活化石”及“植物大熊猫”的美称。

——题记

## 水和我一样

雨后的百山祖盈满水气，我摘下眼镜。雨水，这天赐之物，从树枝上滴下。鼻子上凉凉的，舌尖上甜甜的。手抓着树枝，深呼吸，在溪边冥想：“雨水，溪水，水和我一样都在寻找回家的路。”

## 渐渐亮起来

爬上百山祖之巅时，云雾缭绕。山门开了，而天门还虚掩着。天色是几只落单的飞鸟，渐渐暗下去——又渐渐亮起来，透出绵延起伏的山峦。“看见云雾真幸运，那看见清澈的山峦呢？”

## 沉寂如苍生

冷杉，陪伴了多少世纪？曾经的第四纪冰川，留下怎样的孑遗？时光留给它们的，除了雷击的树疤，还有厚厚的苔藓。树影斑驳了百万年，像偏执的等待——等待也会结痂。青山含远黛，沉寂如苍生。

## 活着的意义

三棵冷杉，它们活在了百山祖。流泉，丽娟，清泉，倩倩，兄弟姐妹是我的山水和杜鹃。庆幸能登上百山祖之巅，遗憾是流泉兄因腿伤被困在途中。流泉兄也对，不如停下脚步坐在溪边听潺潺水声。上上下下，走走停停——遇见，才是活着的意义。

## 冷杉不冷

雨在下，腾云之气在上升。我失聪的耳朵，听见了山涧的溪水。喊山，山回应——惊醒了石头，我的骨头。心藏日月，虚怀若山谷。和爱树的人站在冷杉下，冷杉不冷。

## 形而上的一天

那三棵冷杉，和我保持着距离。我走近它们，它们也走近我，但我只能隔着围栏看它们，爱它们。冷杉的孤独，也是我的孤独。九月二十三日，形而上的一天，百山祖之巅，我幻想着将一根红绸缎系在冷杉上。

## 这才是真正的风

终于要写百山祖的风，这里的风才叫风。风吹草木，风像雨那样爱它们。风还爱山里的鸟兽，三棵冷杉作证。这里的风，不会像城里的风带着尘土，还那么干燥。这才是真正的风，吹在脸上，什么叫真实。

## 又梦见自己

百，百山，百山祖：百山之祖，三江之源。百，百瀑，百瀑沟：三步一小瀑，五步一大瀑。杜，杜鹃，杜鹃谷：云锦之粉红。昨夜，我又梦见自己登上百山祖——观百瀑，赏云锦杜鹃。

片羽

## 桃园春韵

| 王晓娟 文 |

岁月，牵着三月的衣襟，天气渐渐有了些许暖意，不知不觉，感受到了春的温馨。不由想起《时间都去哪了》的一句歌词：“门前老树长新芽，院里枯木又开花……”寒终于退场，春的脚步，不由分说跨进季节的门槛。

三月，是春的开始，也是家乡桃农一年生活步入正轨的主旋律。家乡桃园，宛如一幅画。

和先生一起，再次踏进桃园，抬眼望去，赤橙黄绿青蓝紫，令人眼花缭乱——

最令人欣喜的，莫过于粉嘟嘟的桃花了。春风暖，桃花迷人眼。三月中下旬，桃树上的花骨朵，一天天鼓起来，露出红嘴圈儿，像抿嘴含笑的小姑娘。若天气晴好，只需两三天光景，满树的桃花竞相开放，互相簇拥着，谁也不让谁，似乎在争抢着第一个拥抱春天。桃花有粉红、深红、浅紫，在青翠欲滴的绿叶映衬下，显得更加娇嫩鲜艳。你看，有的还是花骨朵儿，看起来饱胀得马上就要破裂似的，有的才展开两三片花瓣儿，有的花瓣儿已全开，一丝花蕊顶着嫩黄色的尖尖儿，调皮地探出头来。有诗云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”。在我的眼里，家乡的桃花，清新婉约，一朵朵，犹如唐诗

宋韵走来的伊人，清颦浅笑，暗香淡淡，醉了诗，醉了画，醉了春色，更醉了观花人。此时，耳畔不禁想起杜甫的“桃花一簇开无主，可爱深红爱浅红”。

最靓丽的要数黄色，那是恣意怒放的油菜花。油菜花，一个土里土气的名字，一种平凡普通的春花。三四月时，桃园里，田野里，开满了油菜花，金灿灿的，煞是好看。

另一突出和具有代表性的，当然是桃园那一大片油绿了。那是桃园刚长出的小草，毛茸茸的，蓬松且柔软，犹如一块绿色的绒毯。清晨，草尖上挂满了露珠，在阳光下闪烁着温润而柔和的光芒，又像一颗颗钻石，镶嵌其间。

悠然自得地信步于桃园中，姐姐种的那一垄紫叶菜，点缀在偌大的桃园里，如珍珠般晶莹，又如玛瑙一般，绽放出迷人的紫光。

不由想起儿时的春天，阳光甚好时，蜜蜂、蝴蝶，不时在油菜花丛中飞来飞去。花海是我们孩子的天堂，放学后，星期日下午，约上几个小伙伴，在桃园里打滚，摔跤，捉迷藏，挥洒无邪的童真。

玩累了，三三两两躺在桃树下，仰着头聊天，那时的蓝天白云，仿佛触手可及。聊着聊着，枕着花

香，静静一眠，把自己放逐在桃园里，身心两忘。清新的空气，寂静的原野，一切是那么净。

桃树下的一只老母鸡，两只爪子，在不停地刨啊刨，终于刨到了一条不知名的小虫，胜利般地咕咕叫着，却不知身后那只小白鸡，迅速抢在前头，一下就把小虫抢走了，后面紧随的小黑，傻傻的，扬起脑袋，仿佛在说：我也要吃。

我是从桃乡走出来的，对桃园的喜爱，根深蒂固。

走进桃园，仿佛走进了一片歌声的海洋，一群接一群麻雀和一些不知叫啥名的小鸟，噙着一把把音符，在桃园上空飞来飞去，一会儿东，一会儿西，一会儿南，一会儿北，并不停唱着一支支动人的歌谣。

桃树听到了歌声，慢慢绽开了粉红的笑靥，萌发出浅绿的树芽；蜜蜂听到歌声，“嗡嗡嗡，嗡嗡嗡”，开始了情歌对唱；蝴蝶听到歌声，欢快地舞动起七彩的裙裾；桃农听到歌声，把珍藏在心底多年的情歌，翻晒在桃园里、原野上……

一支春天的自然大合唱，在桃园，在田野上空飘荡，时而粗犷，时而典雅，叩动着桃农的心弦，荡气回肠。